

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四

王啓亨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異法方宜論

移精變氣論

湯液醪醴論

玉板論要篇

診要經終論

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不同謂鍼石灸焫毒藥道守引按蹻也

歧伯對曰地勢使然也

謂法天地生長收藏及高下燥濕之勢

故東方

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

法春氣也

魚鹽之地海濱傍水

魚鹽之地海之

利也濱水際也隨業近之

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

豐其利故居安恣其



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四

啓亨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異法方宜論

移精變氣論

湯液醪醴論

玉板論要篇

診要經終論

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不同謂鍼石灸焫毒藥道守引按蹻也

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

謂法天地生長收藏及高下燥濕之勢

故東方

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

法春氣也

魚鹽之地海濱傍水

魚鹽之地海之

利也濱水際也隨業近之

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

豐其利故居安恣其



味故食美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魚發瘡則熱中之信故其民皆

黑色踈理其病皆為癰瘍血弱而熱故其治宜砭石砭石以石為

鍼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今用

之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法秋氣也引

斂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居室如陵故曰陵居金氣肅殺故水

地高民居高陵故多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不衣

風也不必室如陵矣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

病生於內水土剛強飲食脂肥膚腠閉封血氣充實故邪不能傷也內謂

當作思已具陰陽其治宜毒藥能攻其病則謂之毒藥以其血氣盛肌肉

應象大論注中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西人方術北方者天

藥謂草木蟲魚鳥獸

之類皆能除病者也

今奉之

北方者天

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法冬氣也其民樂

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水寒冰冽故生病於藏寒也其治宜

灸炳。火艾燒灼謂之灸炳故灸炳者亦從北方來。北人正行其法南方者天地

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水土弱，霧露之所聚

也。法夏氣也，地下則水流歸之水多，故土弱而霧露聚其民嗜酸而食胘。言其所食不芬香，新

也。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酸味收斂，故人皆肉理密緻，陽盛之處，故色赤，濕氣內滿

熱氣內薄，故筋攣脈痺也。其治宜微鍼。微細小也，細小之鍼調脈衰盛也故九鍼者亦從南方

來。南人盛崇之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法土德之

用故生物衆然。東方海南方下，西方北方高。其民食雜而不勞。四方輻

中央之地平以濕，則地形斯異，生病殊焉。濕氣在下，故多病痿弱，氣逆及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寒熱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

濕氣感則室皮肉筋脉居近於濕故爾

其治宜道引按蹻

道引謂搖筋骨動支節按謂抑按皮肉蹻謂捷舉手足

故

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中人用為養神調氣之正道也

故聖人雜合

以治各得其所宜

隨方而用各得其宜唯聖人法乃能然矣

故治所以異而病皆

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達性懷故然

移精變氣論篇第十三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

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

何也

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生氣通天論曰聖人傳精神服天氣上古天真論曰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

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官之形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伸作史

此恬憺



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

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古者巢居穴處夕隱朝游禽獸之間斷可知矣然動躁陽盛故身熱足以

禦寒涼氣生寒故陰居可以避暑矣夫志捐思想則內无眷慕之累心亡願欲故外无伸官之形靜保天真自无邪勝是以移精變氣无假毒藥祝說病由不

勞鍼石而已

新校正本按全元起云祝由南方神

當今之世不然

情慕云為遠於道也

憂患緣其內

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

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

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帝曰善余欲臨病

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岐

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

上帝謂上古之帝先師謂

岐伯祖世之師儻貸季也

上古使儻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



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

先師以色白脉毛而合金應秋以色青脉弦而合木應春

以色黑脉石而合水應冬以色赤脉洪而合火應夏以色黃脉代而合土應長夏及四季然以是色脉下合五行之休王上副四時之往來故六合之間八風鼓圻不離常候盡可與期何者以見其變化而知之也故下文曰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

欲知其要則色脉是矣

言所以知四時五行之氣變化相移之要妙者何以色脉故也

色以應

日脉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

言脉應月色應日者占候之期準也常求色脉之差忒是

則平人之診要也

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脉此上帝之所貴以

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

觀色脉之臧否曉死生之徵兆故能常遠於死而近於生也

生道以長命曰聖王

上帝聞道勤而行之生道以長惟聖王乃爾而常用也

中古之治病

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

八風謂八方之風五痺謂皮肉

筋骨脉之痺也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筋細內舍於肝風從東南來者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肌內舍於胃風從南方來名

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脉內舍於心風從西南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肉內舍於脾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皮內舍於肺風從西北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外在於手太陽之脉內舍於小腸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骨內舍於腎風從東北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外在於掖脇內舍於大腸又痺論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筋痺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脉痺以秋庚辛傷於風者為皮痺以冬壬癸傷於邪者為骨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肉痺是所謂八風五痺之病也 新校正云按此注引痺論今經中痺論不如此當云風論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為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為腎風痺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為筋痺以夏遇此者為脉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痺以秋遇此者為皮痺

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芫

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草蘇謂藥煎也草芫謂草根也枝謂莖也言以

諸藥根苗合成其煎俾相佐助而以服之凡藥有用根者有用莖者有用枝者有用華實者有用根莖枝華實者湯液不去則盡用之故云本末為助也標本已得邪氣乃服者言工人與病主療相應則邪氣率服而隨時順也湯液醪醴論曰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主療不相應也或謂取標本論末云鍼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又云得其標本邪氣乃散矣 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

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

四時之氣各有所在不本其處而即妄攻是反古也四時刺逆從論曰春氣在

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工當各隨所在而辟伏其邪爾不知日月者謂日有寒温明暗月有空滿虧盈也八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温無疑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曰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盈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此之謂也不審逆從者謂不審量其病可治與不可治故下文曰

病形已

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

言心意粗略不精審也

粗工兇兇

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

粗謂粗略也兇兇謂不料事宜之可否也何以言之假令飢人

形氣羸劣食令極飽能不霍乎豈其與食而為惡邪蓋為失時復過節也非病逆鍼石湯液失時過節則其害反增矣

新校正云按別本霍一作害

帝

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脉用之不惑

治之大則

惑謂惑亂則謂法則也言色脉之應昭然不欺但順用而不亂紀綱則治病審當之大法也

逆從到行

標本不得亡神失國

逆從到行謂反順為逆標本不得謂工病失宜夫以反理到行所為非順豈唯治人而神氣受

害若使之輔佐君主亦令國祚不保康寧矣

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標本不得工病失宜則當去故逆理之人就新

明悟之士乃得至真精曉之人以全已也

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

色脉此余之所知也歧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

一歧伯曰一者因得之

因問而得之也

帝曰奈何歧伯曰閉戶塞

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

問其所欲而察是非也

得神者昌

失神者亡帝曰善

湯液醪醴論篇第十四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為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

液謂清液醪醴謂酒之屬也

歧伯對

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堅謂資其堅勁。完謂取其完全。

完全則酒清冷堅勁。則氣迅疾而効速也。帝曰：何以然？言何以能完堅邪。岐伯曰：此得天地之

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夫稻者生於陰

水之精首戴天陽之氣，二者和合，然乃化成。故云得天地之和而能至完。秋氣勁切，霜露凝結，稻以冬採，故云伐取得時而能至堅。帝曰：上古

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

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言聖人愍念生靈，先防萌漸，陳其法制，以備不虞耳。夫上

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也。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故但為備用而不服也。中古之世，道

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以心猶近道，故服用萬全也。帝曰：

今之世，不必已何也？言不必如中古之世何也。岐伯曰：當今之世，必齊

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言法殊於往古也。帝曰：形弊血

盡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謂神不

使。岐伯曰：鍼石道也。言神不能使鍼石之妙用也。何者志意違背於師示故也。精神不進，志

意不治，故病不可愈。動離於道，耗散天真，故爾。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精神進，志意定，故病可愈。太素云：精神

越志意散，故病不可愈。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

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

愈也。精神者生之源，榮衛者氣之主，氣主不輔，生源復消，神不內居，病何能愈哉。帝曰：夫病之始生也，

極微極精，必先入結於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

曰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

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於耳，五色日見

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新校正云：按別本，暇一作謂。岐伯曰：



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言醫與病不相

得也。然工人或親戚兄弟。該明情疑。勿用工先備識。不謂知方。鍼艾之妙。靡容藥石之攻。匪預如是。則道雖昭著。萬舉萬全。病不許治。歆奚為療。五藏別論曰。

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此皆謂工病不相得。邪氣不賓服也。豈惟鍼艾之有惡哉。藥石亦

有之矣。新校正云。按移精變氣論曰。標本已得。邪氣乃服。帝曰。其有不從毫毛而生。五藏

陽以竭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太素。陽作傷。義亦通。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

於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

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柰何。不從毫毛言生於內也。陰氣內盛。陽氣竭絕。不

得入於腹中。故言五藏陽以竭也。津液者水也。充滿也。郭皮也。陰稽於中。水氣脹滿。上攻於肺。肺氣孤危。魄者肺神。腎為水害子。不救母。故云其魄獨居也。夫

陰精損削於內。陽氣耗滅於外。則三焦閉溢。水道不通。水滿皮膚。身體否腫。故云形不可與衣相保也。凡此之類。皆四支脉數急。而內鼓動於肺中也。肺動者

謂氣急而欬也。言如是者。皆水氣格拒於腹膜之內。浮腫施張於身形之外。欲窮標本。其可得乎。四極言四末。則四支也。左傳曰。風淫末疾。靈樞經曰。陽受氣

於四末新校正云詳形施於外施字疑誤

岐伯曰平治於權衡去宛陳莖

新校正云按本素莖作莖

微動四極温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

精以時服五陽已布踈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

肉相保巨氣乃平

平治權衡謂察脉浮沈也脉浮為在表脉沈為在裏在裏者泄之在外者汗之故下次云開鬼門潔淨府

也去宛陳莖謂去積久之水物猶如草莖之不可久留於身中也全本作草莖微動四極謂微動四支令陽氣漸以宣行故又曰温衣也經脉滿則絡脉溢絡

脉溢則繆刺之以調其絡脉使形容如舊而不腫故云繆刺其處以復其形也開鬼門是啓玄府遺氣也五陽是五藏之陽氣也潔淨府謂寫膀胱水去也脉

和則五精之氣以時賓服於腎藏也然五藏之陽漸而宣布五藏之外氣穢復除也如是故精髓自生形肉自盛藏府既和則骨肉之氣更相保抱大經脉氣

然乃平復爾帝曰善

玉版論要篇第十五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奈何岐伯



對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竒怛者。言竒病也。請言

道之至數。五色脉變。揆度竒怛。道在於一。一謂色脉之應也。知色脉之應。

則可以揆度竒怛矣。新校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氣

正云按全元起本請作謂者神氣也。八正神明論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夫血氣應順四時。遞

却行。却行則反常。反常則回而不轉也。回而不轉。乃失生氣之機矣。何以明之。

夫木衰則火王。火衰則土王。土衰則金王。金衰則水王。水衰則木王。終而復始。

循環此之謂神轉不回也。若木衰水王。水衰金王。金衰土王。土衰

火王。火衰木王。此之謂回而不轉也。然反天常軌生之何有耶。至數之要

迫近以微言五色五脉變化之要道。著之玉版。命曰合玉機。玉機篇名

也言以此回轉之要旨著之玉版。合同於玉機論文也。新容色見上下

左右各在其要。

容色者他氣也。如肝木部內見赤黃白黑色。皆謂他氣也。餘藏率如此。例所見皆在明堂上下左右要察候處。

故云各在其要。新校正云按全元起

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

已色淺則病輕故十日乃已

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

色深則病甚故必終齊乃已

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

病深甚故日多

色天面脫不治

色見大深兼之天惡面肉又脫不可治也

百日盡已

色不天面不脫治之百日盡可已云詳色天面脫雖不治然期當百日乃已盡

新校正

也脉短氣絕死

脉短已虛加之漸絕真氣將竭故必死

病溫虛甚死

其虛而病溫溫氣內涸其精血故死

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為逆下為從

色見於下者病生之氣也故從

色見於上者傷神之兆也故逆

女子右為逆左為從男子左為逆右為從

左為陽故男子右為從而左為逆右為陰故女子右為逆而左為從

易重陽死重陰死

女子色見於左男女子色見於右是變

易也男子色見於左是曰重陽女子色見於右是曰重陰氣極則反故皆死也

陰陽反他

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反作

治

在權衡相奪奇恒事也揆度事也

權衡相奪謂陰陽二氣不得高下之宜是奇於恒常之事

當揆度其氣隨宜而處療之

搏脉痺躄寒熱之交

脉擊搏於手而病瘠痺及癱躄者皆寒熱之氣交合所為非邪

氣虛實之
所生也

脉孤為消氣虛泄為奪血

夫脉有表無裏有裏無表皆曰
孤亡之氣也若有表有裏而氣

不足者皆曰
虛衰之氣也

孤為逆虛為從

孤無所依故曰逆
虛衰可復故曰從

行奇恒之法以太

陰始

凡揆度奇恒之法先以氣口太陰之脉
定四時之正氣然後度量奇恒之氣也

行所不勝曰逆逆則

死

木見金脉金見火脉火見水脉水見土脉土見木脉
如是皆行所不勝也故曰逆賊勝不已故逆則死焉

行所勝曰從從

則活

木見水脉火見金土木脉土見金水火脉金見土木水脉水見金
火木脉如是者皆可勝之脉故曰從從則無所克殺傷敗故從則活也

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

以不越於五行故雖相
勝猶循環終而復始也

逆行一過

不復可數論要畢矣

過謂遍也然逆行一過遍於
五氣者不復可數為平和矣

診要經終論篇第十六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診要何如岐伯對曰正月二月天氣始方

地氣始發人氣在肝

方正也言天地氣正發生其萬物也木治東方
王七十二日猶當三月節後一十二日是木之